

十字獎章與箭火

(美) 瑪爾茲
王科一

著
譯



瑪 爾 茲 像

代序（法斯特對本書的評價）

一部卓越的藝術作品……。既做到了故事情節的驚險，又肯定了人類的前途……。瑪爾茲了解人類，愛人類，對人類有信心……。他的技巧是成熟的，完美的；他的作品滲透了我們的語言的最優美的意象……。這部作品是美國文學的新生的標誌。

——霍華德·法斯特

目次

代序（法斯特對本書的評價）……………一

序幕……………五

第一部 偵查

第一章……………八

第二章……………四六

第三章……………七

第四章……………一〇〇

第五章……………一四三

第六章……………二三四

第七章……………二六六

第二部 耶和華的忿怒

第八章……………三六

第九章		三一
第十章		三三
第十一章		四〇
第十二章		五〇一
第三部 傑考伯·弗理許的遠見		
第十三章		五〇
第十四章		五一
第十五章		六三
第十六章		六六

十字獎章與箭火

獻給

白納德·駱賓斯博士

世界上有多少錯誤，人們今天看來，怕連小孩子也不會犯的。人類在其努力追求永恆真理的過程中，撇開康莊大道不走，卻走了多少彎曲的、狹窄的、走不通的絕路！……而且有多少次，即使上天賦與了他們一種辨別力作為他們行動的指南，他們甚至還是要猶豫，誤入歧途，要在光天化日下跑到走不通的草莽叢中去，要互相欺蒙，受着鬼火的引誘，最後走到深淵旁邊，惶恐地你問我，我問你：『出路在哪兒？康莊大道在哪兒？』

——尼古拉·果戈理

在思想的領域裏逛遍了全宇宙，

我看見『善良』雖小，

卻向『永恆』穩步前進，

我也看見『罪惡』雖大，

卻匆匆走向湮滅，消失，死亡。

——華爾特·惠特曼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八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八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八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八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八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八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八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八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八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八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八

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八

序 幕

一九四二年八月的一個夜晚，德國一個小村莊的上空是烏黑的。沒有月亮，燥熱的風吹動着田野裏的草。雖然時間已經不早，村子四周已經寧靜了，可是村子裏許多人還是醒着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們躺在床上，他們大多數人都是安靜的，但是有些人神經緊張得不知所措，在聽着，等待着。金屬警報器剛發出刺耳的響聲，在這兒附近，它差不多每天晚上都發出這種響聲的。這些失眠的人們知道：舒適的夜底安靜氣氛馬上就要被一種熟悉的嗡嗡聲擾亂了，那是英國轟炸機的聲音，它們迅速地飛過高空，忿怒地飛到撒野的目的地去。

正在這時候，在離開村莊幾哩外的一片農田裏，一件大災難發生了，當時在場親眼看見這場災難的人卻是絕無僅有——一枝燃着的草箭向天空發出熊熊的火燄。草箭並沒有燃燒多久。火燄一爆發，就有一個女人的尖銳的叫聲；接着是一聲聲刺耳的呼喊。再接着便是一聲聲來復槍的射擊……但是飛機一走，八月的夜晚又充溢着燥熱的沉默氣氛，田野裏，蟋蟀和夜遊的昆虫恢復了正常的威權。

在一個民族的歷史上，這件事，這件像雞足跡一般的小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重要性。然而，儘管微不足道，它卻牽涉着一大羣男男女女的個人歷史，牽涉着多少年來的慘痛的世界史……

第一部 偵查

——一九四二年八月的一個夜晚自下午十一時至翌晨六時——

第一章

下午十一時

有這麼樣一座村莊，我們可以把它叫做某村，村的周圍有許多農莊，人們記得，這兒的情況一直都是這樣的。好像祇過了一夜，這座田園風味的德國農村裏就平添了一家工廠。離村數哩的地方有很多畝森林地。就像主婦取出一隻雞的臟腑，在雞肚裏塞進別的食品，擺到筵席上的時候，還是好好的一隻雞，一點也看不出內部起了變化；同樣地，在兩個月的時間裏，一批工人就挖空了這座小林子，在裏面塞進了二十來座廠房和一百多幢寢棚——然而林子的外表還保持着原狀。英國飛機經常飛過林子的上空，對它從不會起過懷疑。在變動開始以前，德國作戰部就把森林的地形拍好了照片；當這場變動完成以後——當一長列走不完的坦克，從林子的幽靜的深處出發，沿着一條偽裝過的大路上卡塔卡塔地開往三十哩外的鐵道補給站時

——森林的外表從轟炸機上看來還是老樣子。

起初，工廠的出現使當地的居民們大吃一驚。隨着工人們的到來，一件祕密揭露了：這座工廠原先是在杜塞爾多夫的。工廠不是滾動的石頭；人把它建築在哪兒，它就停留在哪兒——每個人都懂得這一點。這座工廠所以要遷到這兒來，是因為杜塞爾多夫已經不再是生產的城市了；它已經變成一個壁壘森嚴的戰壕。既是這樣，村民們不安地詢問着：還有多少時候，他們自己的小村莊會被那該死的英國飛機炸個精光。

當然，他們也不過是低聲地咬着耳朵問問，而且祇是在他們自己人中間問罷了。這些問話是再無聊不過的了，因為不管他們贊成不贊成，工廠已經建立在那兒啦。祇有英國人才能使這座德國工廠再遷動一次。

可是英國人並沒有使工廠遷移。從工廠開工的七個月以來，這塊地方的居民、農人、和工人們知道自己的處境十分安全，感到很滿意。夜間的唯一不便就是嚴格的燈火管制。一星期中總有那麼幾次，隨着氣候的情況和倫敦方面的變幻莫測的計劃，他們會聽到空襲警報，從睡眠中驚醒一會兒；可是，最後一架轟炸機的轟轟的聲響還沒有消失，他們又在舒舒服服地打鼾了。因此，工廠慢慢兒被看作好東西，而不是壞東西了。每一個落後的母親，看見女兒的肚皮被黑衫隊●光顧得大了起來

是會抱怨的，但是，這批外路人一來，有一個母親抱怨，就有兩個商人或農人得到工作或小恩小惠。在任何社會裏，這是一筆公平交易。

但是在這個八月的夜晚，一切都顯得不安，意外的災難馬上就要來到了。下午十一點就聽到飛機聲。十一點缺三十秒的時候，德國血系的德國公民——冲床工人威利·衛格勒爾，拿着一根代用火柴在點起一支草箭指向工廠。

二

上午一時

在工廠的醫院裏，通手術室門口的玻璃隔板的後面出現了一個模糊的黑影。工廠的勞工協會主席尤利司·鮑末爾輕輕地咳了一聲嗽讓喉頭舒暢一下，接着把香煙蒂丟到地板上。門開了，看到一張手術床。床向他面前移來，一剎那間像被精靈推動着，好像超現實主義者^①的畫面上所畫的那樣。他一時迷惑不解，心頭卻有一種苦痛的預感，他把眼睛盯着床上那個無生氣的病人。看護出現了。她靜靜地、

① 黑彩隊 (Schwarzstaffel)：納粹德國領袖的警衛隊，因穿黑色制服，故稱。

② 勞工協會 (Labor Front)：納粹德國監督職工之組織，其用意在監督職工，使其不能提出增加工資等提案。

平穩地把床推向走廊那頭的一扇還沒有油漆過的松木門邊去。

外面傳來工廠開工時的鈍擊聲、怒吼聲、爆裂聲、鏗鏘聲，雖然工廠和病室隔得很遠，連最近的一幢房子也有幾百碼的距離。可是這兒的病院裏卻寂靜到這樣的程度，使鮑末爾走上前去的時候也得踮起腳趾。

由於他地位高，中年看護不得不對他表示尊重，儘管她覺得彆扭，也祇得站住。鮑末爾低下頭來望着床上那個混身包紮着的病人，想尋出他的面部。可是，看得見的祇有閉着的眼睛和大大的，肉呼呼的鼻頭。一滴汗水癡癡呆呆地掛在鼻尖上，可聽不見他的呼吸聲。

『活着嗎？』他粗嘎地問。

看護伏慧珀嬌嬌點點頭。

『還需要多少時候……？』

她恭敬地岔斷了他的話。『請您同醫生去說，好嗎？那需要……』她一面向病

● 超現實主義 (Surrealism)……現代畫家之一派。主要有兩個支派，一支之表現主題爲『夢』，

以薩爾瓦多·達里 (Salvador Dali) 爲代表；另一支的表現主題爲『無意識的衝動』，以裘安

·密羅 (Joan Miro) 爲代表。超現實主義者厭倦理性，主張藝術出於自發，與布姆拉德的精神分析有近似之處。是反動的。

房點了點頭作爲解釋，一面着手把病床再向前推。

鮑末爾靜靜地從走廊走向敞開着的手術室的門口。他輕輕地叫喊着：「卓德

爾？」

「誰？」

「鮑末爾。」

「進來，進來。」一聲輕微的、不合情理的笑。「我對這件事感到好奇。」

鮑末爾走進去，淡淡地微笑着。卓德爾的話說到頂得勁的地方總是發出一陣格格的笑，像給那些語句加上一種標點符號似的。

「你在哪兒呀，醫生？」他停住腳步，不自禁地喘了一口氣。他感到胃部不舒服。房間裏充滿着醚、血、和糞便的臭氣。

「在這兒。在你左邊的第二道門。盥洗室。」醫生又莫名其妙地笑了。「那傢伙怎麼會中彈的，嘿？」

卓德爾人長得很瘦，毛髮多，站在水槽前面用浴巾擦胸部。他祇穿了一件補綴過的襯褲。他的有傷痕的醜臉上照常浮出一個蠢俗的笑容來歡迎鮑末爾。「請原諒我衣冠不正。」他把腦袋向他那件掛在壁鈎上的像一塊乾巴巴的破布似的手術衣一側。「外科醫生動手術，必定出汗。一出汗，就混身發臭。混身一發臭，那些女孩